

孫子學

当代大学读本·国学基础系列

孙子学读本

许威汉 胡梅祥·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提示	1
《孙子兵法》刍议	8

甲编——全书(十三篇)要略(读解)

第一篇 计篇	17
一、原文	17
二、注释	17
三、译文	19
四、军事哲学思想评要	19
五、读法导引举要	20
六、篇章表解	21
第二篇 作战篇	22
一、原文	22
二、注释	22
三、译文	24
四、军事哲学思想评要	24
五、读法导引举要	25
六、篇章表解	26
第三篇 谋攻篇	27
一、原文	27
二、注释	27
三、译文	28
四、军事哲学思想评要	29
五、读法导引举要	30
六、篇章表解	31

第四篇 形篇	32
一、原文	32
二、注释	32
三、译文	33
四、军事哲学思想评要	34
五、读法导引举要	34
六、篇章表解	35
第五篇 势篇	36
一、原文	36
二、注释	36
三、译文	37
四、军事哲学思想评要	38
五、读法导引举要	39
六、篇章表解	40
第六篇 虚实篇	41
一、原文	41
二、注释	41
三、译文	42
四、军事哲学思想评要	43
五、读法导引举要	44
六、篇章表解	45
第七篇 军争篇	46
一、原文	46
二、注释	46
三、译文	47
四、军事哲学思想评要	48
五、读法导引举要	49
六、篇章表解	50
第八篇 九变篇	51
一、原文	51
二、注释	51

三、译文	52
四、军事哲学思想评要	52
五、读法导引举要	53
六、篇章表解	54
第九篇 行军篇	55
一、原文	55
二、注释	55
三、译文	57
四、军事哲学思想评要	58
五、读法导引举要	58
六、篇章表解	60
第十篇 地形篇	61
一、原文	61
二、注释	61
三、译文	62
四、军事哲学思想评要	63
五、读法导引举要	64
六、篇章表解	65
第十一篇 九地篇	66
一、原文	66
二、注释	67
三、译文	69
四、军事哲学思想评要	70
五、读法导引举要	71
六、篇章表解	72
第十二篇 火攻篇	73
一、原文	73
二、注释	73
三、译文	74
四、军事哲学思想评要	74
五、读法导引举要	75

六、篇章表解	76
第十三篇 用间篇	77
一、原文	77
二、注释	77
三、译文	78
四、军事哲学思想评要	79
五、读法导引举要	80
六、篇章表解	82

乙编——《十一家注孙子》(历代原注)

卷上	85
卷中	109
卷下	145

丙编——孙子学接要

《孙子兵法》全书表解	173
试谈《孙子兵法》哲学思想	174
《孙子兵法》的管理学价值例说	179
《孙子兵法》全书补议	182
《孙子兵法》语言研究范例——从俞樾对《孙子》“卒”的研究说起	190
竹简本与十一家注本文句辨异举例(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释文)	193
《孙子兵法》历代论著要目	200

提示

孙武字长卿，始祖姓陈，后改姓田，到孙武的曾祖时，齐景公赐姓孙。《孙子兵法》问世，有其家族渊源和历史背景，人不尽晓，故下面作“孙子学”其来有自等等的提示，以补他书所未及道。当然，如果再上溯，则陈国是西周武王所封，元祖最早是舜的七世孙顛项的后代，这些就不多费笔墨了。

孙武子在历史上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可是有学者竟然说历史上根本没这个人，随之《孙子兵法》、孙武身世也全盘否定掉，是故便作孙子其人、其书、其事等提示。尽管时至今日，学界对孙子基本上已有共识，可是某些“秀才”还来一番“考证”，混淆视听。此固不值得浪费笔墨澄清妄议，但加提示有利无弊。

孙武不尚空谈，有别于当时政治说客。他言必信，行必果，唯务实高效是求，故也作兵法验之于妇人演练的提示，以衬将才的气魄气象。

对《孙子》的语言研究的取向是多渠道的，有人往往从汉语史角度着眼分析，虽无可非议，但对《孙子》语言的涵义内核研究却不多见，对《孙子》施用于实际的表述，常言不中要，是故作《孙子》研究要重视语言因素的提示，俾准确理解《孙子》，以利切实施用《孙子》。兹逐一提示如下。

一、孙子学其来有自

孙武为春秋齐国人，“孙子学”有其时代烙印和家学渊源。

我国春播秋收是农业生产大事，人们便以“春秋”概述为一年。现在人们常说“一度春秋”就是指一年，“几度春秋”就是指几年。先秦鲁国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 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481 年）共 241 年的编年史被命名为《春秋》。鲁国是周代诸侯国，用周代来记年，便是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 770 年）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 476 年）为春秋时代。春秋时代之后，因各个诸侯国连年战争，后人称为“战国”，即从周元王开始（公元前 476 年）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的 225 年。春秋时战争已愈演愈烈，至战国益甚。孙武子处于春秋末期，言兵论战者众，有明显时代烙印。就连先孙子二十来年的孔子，也主张健身练武，教弟子修文，还要弟子会射箭骑马，时代使然也。武子文武兼备，自无例外。

时代烙印，人所共晓，家学渊源，世不尽知，兹特简述如下（兼追述其先祖及孙子个人身世）：

探源溯流，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分封齐为诸侯国，姜姓，在今山东北部。开国君主是吕尚。春秋初期，齐桓公相管仲，霸诸侯。公元前 567 年，齐灵公灭莱扩疆。此后百余年卿大夫崔、庆、栾、高等族互相争权，相继灭亡，君权为田氏所夺。公元前 386 年，周安王承认田和为齐侯。后称王（齐威王始），则是战国时代的事，此处不涉及。

与田氏相关的陈国值得关注。早在周武王灭商时，封帝舜之后胡公满于陈地（宛丘），胡公满以封地为国号，成立陈国，传至陈厉公为第十三代。陈厉公生太子完，陈完避祸奔齐，任齐国“工正”。陈完奔齐后改陈为田，盖易字不易姓（笔者按：“陈”古音定母、真韵、平声，“田”古音亦定母、真韵、平声，音完全相同）。陈完的第五代是陈无宇，是孙子的曾祖父。“无宇生书，字子占，为齐大夫，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食邑于乐安。书生冯，字起宗，为齐卿。冯生武，字长卿。”（《姚江孙氏世谱纪略》）清代学者孙星衍尝说：“孙子盖陈书之后，陈书见《春秋传》，称孙书。《姓氏书》以为景公赐姓，言非无本。”（《孙子兵法序》，见《孙子兵法》，天津市古籍书店影印，1992 年 6 月版）“孙”的本义之外，有好几个引申义，盖取其中“恭顺”之谦意以赐。后人称孙武已习以

为常。

孙武所处的春秋时代，战争频繁（有所谓“春秋无义战”），战祸此起彼伏，祖世为将，战事当耳闻目睹。孙子综观史实和现实事态，经过科学分析抽象达到主观的理性感受，满怀壮志，撰成《孙子兵法》，形成我国古代最早的战略学著作。我国古代文化奇峰林立，“孙子学”亦乃一大建树也。尝谓《孙子兵法》十三篇乃上编，尚有中、下两编未见于世，或曰《孙子兵法》原有八十五篇。经曹操整理后成为十三篇。近时或曰《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其竹简文字尚存世，事属非实，为中国社科院李学勤先生所辩斥。凡此无多考释必要，重在对孙子之书的解读与领悟。人又尝谓《孙子兵法》十三篇“确实为孙武所有，但不是出于孙武始笔，而是孙子继承先人本子，经其加工阐发而成的”。孙武成书之议虽无确据，其言可信。因为任何学术都不是从零出发的，继承与创新是辩证的统一。

二、孙子其人、其书、其事述评及其他

先得指出，历来有人说历史上根本没有孙武这个人，《孙子兵法》之作者自然也随之成为疑团。北宋梅尧臣先是闪烁其辞地说《孙子》“此战国相倾之说也”（见欧阳修《孙子系》引）。随后，南宋叶适沿梅说而生发，说《孙子》系“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其言阖庐试之以妇人，尤为奇险，不足信”（《习学记言序目》）。清代姚际恒则说：“孙武者，其有耶？其无耶？”（《古今伪经考》）凡此种说法，唯一依据是《左传》无孙武的记述。叶适为证实自己的见解，还进而作如下申论：

《左氏》无孙武。他书所有，《左氏》不必尽有，然颖考叔、曹刿、燭之武、鱄诸之流，微贱暴用事，《左氏》未尝遗，而武功名章灼若此，乃更阙略；又同时伍员、宰嚭一一铨次，乃独不及武邪？（《习学记言》卷四十六）

这一申论，现代考据家们则据以作相应的推阐：

如果叶水心讲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话，那么，因为《左传》里面根本没有记载过孙武，我们便可以这样设想：所谓孙武，可能就没有这样一个人，或者是后人因缘古时的传说，所增饰依托的一个虚构的人物。

既然孙武是“虚构的人物”，孙武其书其事便得另作种种构想了。这样，结果有可能淡化人们对孙武及其书作的应用共识。

其实，“《左氏》无孙武”，不足为“虚构的人物”之唯一依据。我们知道，不仅《荀子》，而且《韩非子》也有对孙武的重要提示。《韩非子·五蠹》：“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这里的“孙”只能是孙武，不是后百余年的孙臆。再有，同为兵学名著《尉缭子·谈制》也写到“有提（率领）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诸如此类，堪为孙武其人其事其书之有力佐证。说到此，有人可能重申《尉缭子》原是后世伪书，其言不可靠。可是1973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西汉前期竹简，其中一部分是《尉缭子》残简，内容和后世的《群书治要》所录今本基本相同，这表明它在西汉前期已经传世，西汉之前已经成书，后世伪书说乃属臆断。依此，《尉缭子》之说当可信，孙武确有其人。又，银雀山并出《孙子兵法》与《孙臆兵法》两种，过去由于《孙臆兵法》失传而以《孙子兵法》即《孙臆兵法》之误，也就不辩自明了。

进一步推究，所谓《左氏》不录，原不尽然。《左传》曾记过孙武始祖陈氏事迹以及后来孙武祖父孙书的若干活动，并非只字不提。况且《左传》未明录孙武，也不能依成习度之。综览《左传》记人记事，多以“礼”为是非准则。奴隶起义大事，《左传》则言之不详。《左传》以合乎“礼”者，虽小亦录，不合乎“礼”者，丘山亦弃。孙武言兵以“诈”，直言“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以利动”，强调出奇制胜，书中“奇正”要旨为我国古代战略学形成的重要标志，但是这对于已有的“成列而鼓”等军事观念是新的挑战，固未必为《左氏》所赞同而实录。《左传》所认可的未尝不是

宋襄公型的“不鼓不成列”的陈见。视宋代苏洵至清代之姚鼐，尚且以孙武为“不仁不义之人”，况一以“礼”为准之《左传》乎？再者，《左传》不录，也未尝不与他书一样，另有他种因素。我们知道，“杨墨之言盈天下”，杨子之言影响可谓大矣哉，然杨朱其人其说终于不传。这样看来，《左传》不录，未可截然论定史无其人。

生于汉代的司马迁，去古未远，治史谨严，博览群书，广罗史事，于《史记》专为孙武立传，有《孙子吴起列传》问世，可证孙武其事其书之实，而后人不以《史记》之述为之补正，实令人费解。

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刘向《新序》、班固《汉书》、王符《潜夫论》以及《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两汉著作对于孙武生平有或多或少的披露，唯独缺乏有关孙武家世的背景材料，陈秋祥对此感触良多，从大量的有关材料中透过史实，纵横考察，益以新知，终成《孙武世系考述》（澳大利亚新金山出版公司2004年版）一书，于陈氏、田氏、孙氏之诸多考述，资料丰富，论证严密，源流清晰，言之成理，令人信服，解开了长期以来所谓“孙武无其人”之谜，一扫前人障翳，还庐山面目，并使其他有关问题也随之迎刃而解，有关学人人云亦云之说得以廓清。特别是推算出孙武见吴王阖庐时才二十岁左右，时方英年，风华正茂，驰骋沙场，大展雄略，使人耳目一新；内发孙武内心世界；功成不受官，无求闻达于诸侯，隐居吴地而终，使人如入清流之境。如此层层剖析，入木三分，隐晦内容得以显朗出之，亦难能可贵。由是观之，《孙武世系考述》之作，其历史意义与科学价值之重大，灼然可见。读者通读全书，自可深会而知之。

孙武名著《孙子兵法》在国内外的地位与影响及施之于商战等各种领域的效用，有关论著阐释甚详，中外古今《孙子》专论专著亦近五百种之多。而我想要着重指出的，只是今兹《孙武世系考述》出，已从另一新渠道使人看到孙武在我国实用军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方面的辉煌成就（有其时代背景，前文已述不复），也为“《孙子》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深为艳羨，为之志贺。

三、《孙子》经实践检验初获真理性证明

孙武及其兵学，经过实践检验而得到真理性的证明，事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兹摘其相关部分内容于后，不另叙述。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官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铁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以上文字，有人作了语体翻译，现在顺附于后，聊供参解：

孙武，齐国人。以兵法进见吴王阖庐。阖庐说：“你的十三篇，我都看过了，可以小试一下指挥队伍吗？”回答说：“可以。”阖庐说：“可以用妇女来试吗？”孙武答：“可以。”于是吴王允许派出官中美女一百八十人。孙武把她们分为两队，用吴王宠爱的妃子二人为两队的队

长,并令所有的人都拿着戟。下令说:“你们知道你们的心、背和左右手吗?”妇人回答说:“知道。”孙武说:“向前,就朝着心所对的方向走;向左,就朝着左手方向走;向右,就朝着右手方向走;向后,就朝着背的方向退。”妇人们回答说:“是。”有关规定宣布之后,就把铁钺(大斧)排立起来,指着铁钺,又反复申明,然后击鼓发令向右,妇女们嘻嘻哈哈地大笑起来。孙武说:“规定不明确,号令不熟悉,这是将帅的罪过。”再次三令五申,击鼓发令向左,妇女们又大笑。孙武说:“规定不明确,号令不熟悉,那是将帅的罪过;既然明确了,仍然不执行命令,那就是下级士官的罪过了。”于是就要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看见要杀自己宠爱的妃子,大为惊骇,急忙派人传下令说:“我已经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我离开这两个妃子连饭也吃不下,希望不要杀她们。”孙武说:“我既然已经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便杀了两个队长示众。用下一名为队长。于是重新击鼓发令,妇女们左、右、前、后、跪、起,都合乎规定,行动整齐,没有敢出声的。孙武派人报告吴王说:“队伍已经训练整齐,王可以下来看看!任凭王想怎样用它,即使赴汤蹈火也可以。”吴王说:“将军结束训练回馆舍去吧!我不愿下去看了。”孙武说:“王只是爱好兵法的词句,并不能实际使用它。”阖庐从此了解孙武会用兵,终于用他为将。向西击破强大的楚国,攻入它的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北),北面威震齐、晋,吴国的威名在诸侯中大为显扬,孙武是出了力的。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书文俱在,读者欲另知其详,可随时参读,此处不加引了。

四、《孙子》研究要重视语言因素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是由形式和内容两部分构成的。形式是人的感觉器官可以感知的外在的,即所谓“能记”;内容是由形式所表达的内在含义,即所谓“所记”。每个语言符号都是“能记”和“所记”的结合体。在古籍语言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中,要了解我国语言和语言学 research 有三个特点:第一,有长期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和丰富的文献资料的继承上的特点;第二,有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本身(汉语和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所导致的特点;第三,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所导致的特点。(邢公畹)《孙子》语言研究自然蕴含着这三个特点。

拼音文字是形一音一义的线性文字,汉字是形音义的综合性文字。拼音文字只有字母和音

词的称述,没有“字”的称述,汉字是语素文字,与汉语单音成义的特点相适应。《孙子》语言的认知,无疑和其他文献语言的认知一样,得借助汉字和汉语文字学常识的认知。

公元前 1300 年到前 1100 年间的甲骨文字,结构原则跟后代人所说的“六书”条例大体相合,只是“六书”条例更为严密罢了。甲骨文时期词汇的主要情况,拙著《汉语词汇学引论》(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39—40 页有所阐述;西周金文所反映的词汇主要情况,春秋战国时期词汇的主要情况,拙著(同上)40—41 页也有所阐述。集中到一点,名词、动词、形容词为最多,而且是大量地不断出现,都属实词。介词、连词、助词这些在行文中“起关键血脉”作用的虚词也相继出现,而且用得相当频繁。同时出现介于实词与虚词间的副词(按,大凡把副词归到虚词里,也有人把副词归到实词里,笔者认定副词是介于实词与虚词之间的)。这从词记义、语法义、动能义的角度综合透视,不妨这样认定。

史纳百川,语言和语言发展史的鸟瞰,对《孙子》时期(春秋末期)的语言基本框架略有所知,进而对《孙子》一书的字词使用的研析或亦有助,故亦先简述如上,并为下文张本。

《孙子兵法》全书共 6 071 字,去其重复出现的,只用了 762 字。这 762 字中,出现三次以上的 465 字;出现百次以上的 6 字,即“故”103 次,“而”185 次,“也”196 次,“者”228 次,“不”231 次,“之”337 次。这些都是虚词。为什么这 6 字出现如此频繁呢?自然有规律性的缘由。举例来说吧,“之”的功用很多,其中一种是主谓之间,在先秦必得加“之”,《孙子·用间篇》“殷之兴

也”、“周之兴也”，不用个“之”，正如王力所论，在先秦是“不成话”的。黎锦照分析了全部《诗经》的“之”，它共出现1 039次，也可旁证先秦多种用途的“之”出现的频繁。再举例而论，《孙子·行军篇》一口气用了31个“也”字，由于先秦没有用作判断词的“是”，用“也”得用“者”照应，因此，“也、者”都频繁出现。这6字合计出现1 280次，近全书出现的字次四分之一。出现频率少的实词当然不是不重要，有些联系当时社会、历史、文化来认识，其重要性远远在其他多频率出现的语词之上，像“诡、诈”就是这样。孙子说“兵者，诡道也”（《计篇》），这“诡道”就既展示孙子的战略思想，也标志了我国古代战略学的开始形成，与原先“成列而鼓”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社会变动，战争频繁，是“诡道”二字产生的背景，“诡道”的产生也反映了军事实用文化的新发展。“诡道”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孙子对当时军事思想的总结。历史上有人诋孙子“不仁不义”，热衷于“成列而鼓”，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蠢猪式”的战法，不可思议。先秦宋襄公临战坚持“成列而鼓”，大吃败仗，差点送了自己的老命，自应引以为鉴。

《孙子》语言认识，同对其他典籍的认知一样，“说来说去，要有‘历史观点’”（王力）。之外，还必须指出，历来对古书的解释，主要注重实词的意义，对虚词不加注释，遇到虚词，只说“辞也”、“语辞也”（“辞”表示是虚字，点出虚字却不解释），这是众多学者一大弊病，说穿了，他们底子里是说不出，无能为力。叶圣陶、吕叔湘有鉴于此，合编的《文言读本》后附虚字讲析。吕叔湘取以现代学科方法论，就200个文言虚词，去芜存精，钩言提要，揭其规律，明其作用和理据，奏画龙点睛之要，仅万余字，比起其他鸣篇巨制，更有益于务实高效查阅，特提示于此，以供隅反，闻一知十，并共为他书解读提供方便。

至于其中对实词的解释，历来也不尽理想。往昔的经学家如郑玄，生于汉代，遍注群经，后人不断加以讲疏，旨在以利解读，可是后来字达数千万的“疏”，翻来覆去，说的还是不好懂，往往晦涩不明，这分明困于“疏不破注”的严律。此风对《孙子》也或多或少有影响。比如《势篇》“以利动之，以卒待之”中的“卒”，唐代李靖注为“本”，即“以本待之”，读者也强为袭解。直到现代出版的《孙子兵法》注释本，也照搬不误。“卒”的正确释义后之另详。现在笔者有感于这一实例，联想到对古籍的全面训释，便于拙著《训诂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一书中特加强调，并于“后记”中再加点示，祈学界有此共识，促进训诂学新发展。拙著《训诂学》是商务印书馆作为“汉语知识丛书”之一问世的，我集中提出别人所不提的见解（历来困于“疏不破注”之弊），旨在给读者提个醒。由于深憾这一流弊及其他学科（孙子学亦不乏其例），是故《孙子学读本》中的注释亦正视有关取舍。

综观《孙子》语言驾驭，深感议论气势宏大，观点鲜明，中心突出，层次清晰，常用迭句、排句、对仗，以加强感染力和说服力。运用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等，也有利于加强读者印象，唤起联想。像“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虚实篇》），“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形篇》）等说法，就都有良好的表达效果。从遣词方面看，为了表示众多和夸张的意思，书中有效地采用虚数的表达法，如“百战百胜”的“百”，“九天九地”的“九”，在特定语言环境中都是虚数词，有其独特的表意作用。《孙子》中有不少言简意赅的说法，后来发展为成语，今天常常沿用着，“穷寇勿迫”（以上《军争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以上《谋攻篇》）“出奇制胜”、《势篇》“堂堂正正”、“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逸待劳”（以上《军争篇》）“吴越同舟”、“同舟共济”、“风雨同舟”（以上《九地篇》）等等，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这类说法，既有继承，也有发展。“百战百胜”承继《管子·七法》“十战十胜，百战百胜”，《孙子》取用而发以新知。“焚舟破釜”（《九地篇》），成语作“破釜沉舟”，语序变动而寓意相同，《史记·项羽本纪》作“皆沉船，破釜甄”，“舟”写为“船”，这表明后世在沿用中语言结构有所变动，用词有所改易。“船”是后起的词，初见于汉代，魏晋六朝用得多了，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词汇发展的缩影。遣词、宅句变而内容大同，这同样表明《孙子》军

事思想多为后人所接受。“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九地篇》），《史记·淮阴侯列传》作“陷之亡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两者内容并无二致。“知彼知己”后作“知己知彼”，意思完全一样。“以逸待劳”，《后汉书·冯异传》“先令拒城，以逸待劳，非所以争也”，用“非所以争也”给“以逸待劳”加新注，使内容更为透明。“穷寇勿追”，《后汉书·皇甫嵩传》作“穷寇勿追”。“穷寇”指濒于绝境的敌人；“追”是逼近的意思，跟“追”含义略有不同，如何定夺，取决于战事实态。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该追则追。要之，《孙子》的话，皆值得深味而施用于全局，了解字词使用的稍微差异，旨在更准确理解《孙子》。

王力说过，了解古人思想体系，必得从他们留下的语言入手。不要像有人认为老子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研究出来的《老子》便是唯心体系的《老子》；有人认为老子的思想体系是唯物主义的，研究出来的《老子》便是唯物主义的《老子》。我很赞同研究古人思想必得从他们留下的语言入手。研究《孙子》自无例外。

《孙子》的施用，往往关涉战记的撰写。战记语言的表述，往往关涉孙子兵学的实践检验，因此战记的语言运用同样应该重视。这儿顺叙古代战记的写作及语言运用，以利窥见其他。对此，笔者写有《古代战记的写作》一文（人民日报社《新闻业务》，1962年10月号），兹顺录如下：

梁启超说：记事文最难的莫如记战争，学会记战争，别的文自然迎刃而解。（见《饮冰室文集》）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依据，因为战争非一人所为，成败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事，下笔着实不易。因而古人作战记，尝以叙述胜败因素为主要目的：凡有关于胜败的虽小必录，无关于胜败的虽大必弃。要全局大小事一一记载无遗，势不可能，也无必要。古代有不少战记都写得十分出色，像齐鲁长勺之战、晋楚城濮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的记载便是。以《资治通鉴》所载的“吴魏赤壁之战”为例，由于它在战争的各个主要方面（包括时间、空间、人谋等）都处理得相当妥善，语言也力求简洁凝练，于是便鲜明扼要地反映出了当时战争成败的史实以及它的内在联系。在战前，魏、蜀、吴三方实力与地位都不相同，而吴、蜀由被动转入主动，变化最剧，由此作者着意突出吴蜀君臣谋划之周详及主将意志之坚决，以明吴蜀联军协同行动破魏为取胜之重要因素；关于魏方军情则不直写，多从联军君臣谈话中表出。这样，作者省去不少笔墨，而读者对当时的错综复杂事态仍然历历在目。此及两军接触之际，顺着事势的急转直下，从“……火烈风猛”以至“北军大坏”，虽仅数十字了之，而其力无穷，真如长江滔滔滚滚，一泻千里。战后更只以“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十余字作结，益见水到渠成之势。注重战前的记叙可以说是战记的写作通例，因为一般的战争没有不经过事先的充分酝酿筹划的。这种下笔当略处则惜墨如金而当详尽则泼墨如云的功夫，不是力求“规范本体”“剪裁浮词”（刘勰《文心雕龙·熔裁》）的人，不易达到。

好的战记的笔法是值得借鉴的。要更好了解战记的写作，读《资治通鉴》的同时最好能参阅一下“正史（全史）”的有关史料，比如读到《资治通鉴》的“吴魏赤壁之战”，参阅正史《三国志》中孙权、刘备、诸葛亮、鲁肃、周瑜五传的正文及裴注，便更能看出《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所根据的共有多少材料，许许多多材料中哪些采用了，哪些丢弃了，其取舍标准何在，所选材料又如何整理编排等等。这对我们今天的实际写作是很有启发的。领悟《孙子》战略的精髓，思路与战例暗合，战记的写作可望举重若轻。

孰悉《孙子》语言阐发的军学思想，又能统观明察军事大局而发于笔端记述胜败，取舍粗细，自非易事。“纸上得来终觉浅，应知此事要躬行”，也适用于战记的写作。孙子兵学经过历史检验、逻辑检验和实践检验而得到真理性的证明，进而展示于笔下，具体印证孙子学之效用，力透纸背，何难得可贵也。

时至今日，孙子学不特施用于军事，也施用于体育、医疗、经济等部门，特别是面临大规模的

商战及管理部门,将焕发新的光芒。即便是国际文化资讯的领域,孙子学的学术科技的含金量也是很高的。学会战记的写作,活用孙子学的精华,展示行文异彩,胜券在握,其可忽乎?明乎此,知过半矣!

学以致用,用之有方,发力无穷。它既具历史价值,也具现代价值,传之于后世,必永垂不朽。千古兵学,兵学千古,武子嘉言,万代犹荣。

《孙子兵法》刍议

一、《孙子》的若干有关情况

《孙子》又称《孙子兵法》，为春秋末期齐国人孙武所著。孙武是我国古代大军事家，《孙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军事名著，历来十分重视。在国外，《孙子》影响也很大，早就有日、英、法、德、俄等文译本流传于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皇威廉二世深悔未早见《孙子》一书，日本把孙武推崇为“百世兵家之师”，把《孙子》誉为“兵家圣典”。日本现有《孙子兵法》的有关著作达百余种，不但汲取我国历来《孙子》研究的精华，而且有效地运用于现代经济管理各条渠道。《孙子》所阐述的思想，是我国古代军事文化的结晶，赢得后人的敬仰。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4页）提出应加强兵、农、医、艺四大“实用文化”的研究，这是很好的建议。就《孙子》而论，它既是兵书中公认的经典著作，自然首先应该着力研究。研究《孙子》，应该对有关《孙子》的若干情况有一定的认识。

（一）关于年代与作者

过去有人觉得《孙子》内容有浓厚的战国色彩，成书年代应在战国，进而推测作者应是另一人，如孙臧。银雀山汉简吴、齐两种《孙子》同时出土后，有人说汉简的发现已证实《孙子》十三篇是孙武亲著。不过银雀山简本《孙子兵法·用间》提到“燕之兴也，苏秦在齐”，苏秦是战国中后期人，晚于孙武，也晚于孙臧，这就出现了《孙子》成书年代的问题，也出现书的作者的问题。通常从历史记载看，一是《韩非子·五蠹》：“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按，“孙”不应用其他解释，而应确指孙子和孙子学派）；二是《尉缭子·制谈》：“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是也。”三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闾），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这些宜说明孙子其人其书当在春秋末期的吴国，书又流行于战国的齐国，其后经后学增益、删选，吴、齐两个《孙子》实是前后相继的一家之学。至于宋代《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古今姓氏书辨证》曾记孙武世系，所记孙武以前的部分却与《左传》不合，只能权备参考而已。

（二）流传与著录

《孙子》的流传，过去看到的是宋以来的今本《孙子》，现在又看到了银雀山简本。尽管这两种本子篇次排列不一致，文字也不尽相同，但这两者都可成为了解《孙子》流传的支柱。（简本残缺较严重，只有二百余简，二千四百余字，与今本对照，仅三分之一强，但却从中发现了《吴问》《地形二》《黄帝伐赤帝》等不见于现存史籍的佚文，以及孙武以“妇人”试行列陈的记述。）

《孙子》流传可以用曹操注今本出现的前后进行观察。在曹注本以前，暂且不谈战国情况，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小序，可以知道汉代官方对兵书有过三次大整理，经过整理，形成八十二篇本《吴孙子》（唐以后不见著录）和八十九篇本《齐孙子》（隋以前已失传）。在曹注本出现以后，杂篇淘汰成十三篇。曹操对东汉以来流传的古代兵书所做的鉴选工作是：首先对当时流行的《吴孙子》重作删选，抽出十三篇单为之注；其次编杂编为《续孙子兵法》；最后集诸家兵法成《兵书接要》。有人对此有所忽视，就连《史记》中唐代张守节《正义》也只能含糊其词地说：“《七录》云《孙子兵法》三卷。按：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见《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往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七）、毕沅《孙子叙录》等显然叙述不清。

曹操目光敏锐，所注十三篇，不失本真。我们把秦代和两汉时期各种书上所有征引《孙子》书的文句罗列出来，更可见不出十三篇之外。这些文句详见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391~396页，恕不一一转引了。

《孙子》十三篇单独流传的时期（两晋）在曹注本出现之后，从南北朝到宋先后出现许多新注本，其所注皆存于宋吉天保《十家孙子会注》中，成了所谓“十家注”，又叫“十一家注”，这多出的一家是指唐杜佑《通典》中《孙子》引文的注语。我们现在依循的《孙子》就是这“十一家注”的《孙子》（此即上海图书馆藏的宋刻本；中华书局1962年据以排印，曾与其他刻本相比勘，但对正文没有校改，只对个别注文加以校正。）

（三）版本和校勘

宋以来《孙子》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仅近人陆达节《孙子考》和《孙子兵法书目汇编》所收就有数十种之多。这数十种不同版本可以归纳为三个类型：一是魏武帝注本——有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影刻本（宋刻原本已不见）；二是《武经七书》本——有宋刻本，原本流入日本（1906年），《续古逸丛书》有影印本；三是《十一家注》本——有宋刻本，国家图书馆藏足本、残本各一，上海图书馆藏足本（略残）一。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本即据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影印，其缺页据国家图书馆藏宋本补配。

校勘方面，较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张贲、明代刘寅及赵本学的校勘，清代孙星衍的校勘，解放后杨炳安的校勘。张贲、刘寅、赵本学有妄改原书之嫌，杨炳安混校各版本，又杂据张贲、刘寅、赵本学之校，唯清代孙星衍所校最精。银雀山简本的发现，对进一步校勘多有启发。

（四）基础性研究

对《孙子》基础性研究历来重视不够。这具体表现在注释上。《孙子》注释数量不小，但未曾有过确切统计。“十一家注”为我们保存了不少古本异文和古代训诂，但一般过于简略。宋以来武学教本多宣讲大义和引附战例，对语言文字的考释很少建树。清以来也没有一个大家作系统精到的注释。比如“计篇”的“计”，一般解释为“计谋”，当然不算错，但更具体的意思是指计算，即篇末所说的“庙算”。（可参篇题曹注“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庙算是指出兵前在庙堂上用一种叫“算”的计数工具进行计算。“算”用竹木小棍制成，也叫“筹”或“策”，古所谓“定计”、“运筹”、“决策”，都是指出兵前用这种竹木小棍计算敌我实力优劣的过程。这种制度起源甚早，弄清这种制度，对该篇所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的含义方能理解得更深刻，“得算多”、“得算少”所确指的内容也方能领会得更透彻。又比如《形篇》的“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单从字面上解释，未免浅尝辄止，有必要联系古代的军赋制度来解释。“度、量、数、称、胜”都有特定含义，指的是古代如何由土地面积的“丈度”决定出产粮食的“称量”，如何由出产粮食的“称量”决定兵役员额，如何由兵役员额决定敌我实力比较，如何由敌我实力比较决定胜负。再比如《势篇》“以利动之，以卒待之”的“卒”，前人解为“兵卒”的“卒”，今人更释为“重兵”、“伏兵”，其实这里的“卒”应紧联全篇“奇正”意旨而释为“诈”。与此同时，我们比较《军争篇》“故兵以诈立，以利动”，“诈”、“利”对言，则可用为佐证：“以卒待之”之“卒”应为“诈”。还有，《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诈战不日”的“诈”，依何休注，“诈，卒也，齐人语也”，也可补证“诈、卒”在齐语里常音同而混。《公羊》多齐语，“诈、卒”常混，孙武本齐人，有时说“诈”为“卒”，无足为怪。凡此种种，涉及名物制度，涉及特定概念，涉及方言俗语等，必须注释清楚。由于基础性研究不够，注释就显得十分薄弱。

基础性研究不够还反映在章句结构上。比如《九变篇》和《九地篇》，是《孙子》全书中编次加工最粗糙的两篇。《九变篇》开头五句有四句与《九地篇》重出，而且《九变篇》中的“绝地无留”银雀山简本出自《九地篇》，这些都是《孙子》编次过程中留下的混乱现象，然而前人在认识不足的情况下，或删或移，难免失当。特别是张贲、刘寅、赵本学受理学影响，反对句解，注重整体分析

而妄改原书，致有与书篇主旨不合。

基础性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其重要性远在其他研究之上。我们知道，孙武死了两千余年，他的书流传到现在（尽管有所改易），我们只能通过现存的语言文字基础性分析研究去了解它的军事思想内容，不能反过来忽视用来记录军事思想内容的语言文字去构想它应该是什么思想内容。这个顺序颠倒不得，可是前人时贤往往把它弄颠倒了。

（五）高层次概括

在申述《孙子》的内容时，有人把《孙子》内容归纳为“五事七计以道为首，运筹庙算得算多胜，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因敌而变因变制胜”四句，又据以简化为“五事、庙算、先知、权变”八字，再从而简化为“计、算、知、变”四字。实质问题是，这一简而又简的“四字诀”能如实反映《孙子》核心内容吗？看来应让事实来回答。为窥全豹，这里作《孙子》全书示意，权使读解并进而作深广度的剖析先有初步印象。

《孙子》全书示意，见下表：

十三篇示意总表	计 篇——未战先算，多算者胜	} 战略思想精髓
	作战篇——兵贵速胜，因粮于敌	
	谋攻篇——知己知彼，设谋胜敌	
	形 篇——立不败地，寻可乘隙	
	势 篇——择人任势，出奇制胜	} 战术妙用为主
	虚实篇——避实击虚，因敌制胜	
	军争篇——抢占要地，紧握战机	
	九变篇——灵活变换，有备无患	
	行军篇——处军相敌，善用兵力	
	地形篇——细察地形，部署战局	
	九地篇——战区不同，战法有异	
	火攻篇——以火助攻，慎用火攻	
	用间篇——重视间谍，善于驭间	

《孙子》十三篇的每一篇都加表解，分别列于每篇之中，自可逐一参阅。作为示意，只能略为提引，势难概全。如果提引式的示意能对全书的全面深入的剖析有所启迪，高层次概括更可“言不多而能要其中”。通常高层次概括失偏的原因之一，往往跟基础性研究不足有关。基础性研究充分，高层次概括自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二、《孙子》与先秦兵学的联系

了解《孙子》与先秦兵学的联系有利于更好了解《孙子》。

军事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军事包括军队建设、组织和训练，也包括军队的运用；狭义的军事则仅指军队的运用。中国古代的“兵法”强调军队的“妙用”，即最大限度地发挥战略战术的功用。战略战术来源于职业性的实用军事知识，也就是古代的所谓“军法”（为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而制定的各种条例规定）。军法主要包括三大内容：一是军赋制度，二是军队编制，三是列阵诸法的操练。兵法脱离军法而独立，是中国古代军事趋于成熟的标志，但兵法始终以军法所涉及的内容为基础。《孙子》的军事认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军法的发展，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先秦兵学分权谋类、形势类、阴阳类和技巧类。权谋类相当于今天的战略学；形势类相当于今天的战术学；阴阳类杂有迷信思想，也含与军事有关的气象学和地形学常识；技巧类涉及射法、剑道、格斗等等武术。今本《孙子》十三篇内容以权谋为主而包括形势。如依张守节《史记正

义》之说,谓十三篇为上卷,尚有中、下两卷已佚,这已佚的中、下两卷或许包括属于后两者的内容了。

先秦兵书大多成书于战国中晚期。战国中晚期战争空前激烈,作战方式和军事制度不断变化,兵学相应快速发展,齐国尤其突出,《孙子》的成就正与春秋末至战国中晚期这一兵学发展的历史因素分不开。《孙子》十三篇在先秦兵书中成绩最为突出,后世奉为兵学经典,其原因主要在于它对战略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对战术思想的深入阐发。

我国古代把战略叫做“权谋”,《孙子》把“权”(权变之义)视为优势的发挥,所谓“因利而制权”,也称之为“诡”或“诈”,说“兵者,诡道也”(《计篇》)，“兵以诈立”(《军争篇》),与古时候“成列而鼓”形成鲜明对照。“诡诈”概念的提出也是我国古代战略学形成的重要标志,而“成列而鼓”的军法概念逐渐被抛弃(直到今天,人们简直把“成列而鼓”看作是“蠢猪”式的战法了)。《孙子》的“谋”指战前的定计,“先计而后战”为战略(权谋)思想之根本。《孙子》战略思想的精华反映在《计篇》《作战篇》和《谋攻篇》中,依序申述了战争从制定方案策略到实施方案策略的过程,《作战篇》《谋攻篇》发挥“兵不钝而利可全”的思想,强调速战与伐谋。

我国古代战术学叫“形势”。《孙子》中的“形”含形象、形体之义,主要指战争中客观的、有常的、易见的诸因素,它与定计过程(实力计算等)有关;“势”含态势义,主要指人为的、易变的、潜在的诸因素,与计的实行过程(随机的能动的等)有关。“形”与“势”不同但可相互转化,比如“形兵”的“形”即指人为造成的“形”,其实也就是“势”。至于“形势”合用其要义即“势”。银雀山简本《孙臆兵法·奇正》说“有所有余,有所不足,形势是也”,与《孙子》战术思想相合。《孙子》战术思想明确反映在“虚实、奇正”上,即“有所有余,有所不足”之妙用。用今天的话来说,“虚实”即通过分散集结的运动造成预计会战地点上的敌劣我优(主要指整个战局的兵力部署);“奇正”即依先出击、后出击、正面迎敌、侧翼突袭、主攻、助战等行动作兵力配置(投入实际战斗的兵力运用)。

三、《孙臆兵法》与《孙子兵法》的关系

过去由于《孙臆兵法》的失传,人们对两个孙子的关系曾经有过各种不同误解和争鸣。随着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和研究,我们得以重新认识两个孙子的关系。认识这一关系,对了解《孙子兵法》在历史上的最初传播及《孙臆兵法》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等都有裨益。在这方面,霍印章《论〈孙臆兵法〉与〈孙子兵法〉的师承关系》一文(解放军出版社《孙子新探》70页~83页)具体谈了“《孙臆兵法》与《孙子兵法》的内在联系和师承关系。”这篇文章材料翔实,言简意赅;如果我们能据以全面比较阐发,另撰专著行世,当更可有于《孙子》的理解。现有现行文章在,这里不多引用介绍,只是略加提示而已,祈读者自行翻阅参会。

四、《孙子》的现代科学价值

一个理论体系的科学价值表现在它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上,这种地位和作用,是我们评价理论体系科学价值的标准和出发点。根据这一标准和出发点,不难看出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了的《孙子》的理论体系在现代也有科学价值。

从哲学上说,“唯物主义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客观世界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孙子》虽然还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哲学体系,但从它所反映的谈兵内容看,应该说它的军事理论体系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军事领域有其杰出贡献,在古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宝库中独树一帜。

概而言之,《孙子》的思想理论体系的精华,是朴素的唯物论战争观和自发的军事辩证法。这也就是《孙子》的科学价值所在。

建国初期,人们对《孙子》所包含的辩证法思想已经注意到了,但对它所包含的军事思想体系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对它在现代的科学价值的估计也不够充分。这是已成的事实。

《孙子》所包含的辩证法因素,本书各篇中“军事哲学思想评要”部分已分别作了阐述,这儿不重复。《孙子》的军事思想,各篇的“军事哲学思想评要”部分虽然也涉及到,毕竟是散见的,不是从整体上阐明的。因此,这儿有必要对军事思想作些说明,并进行扼要的提示。

《孙子》军事哲学思想,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些讲《孙子》的书都有过阐述。比如郭化若译《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中有《论孙子兵法》,军事科学院《孙子兵法新注》(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中有《略谈〈孙子〉》等,都着重叙述了《孙子》军事哲学思想。有些关于研究《孙子》的单篇文章,还提出了研究《孙子》思想的基本框架结构的构思。凡此种种,既有现成论著在,这儿没有必要重复叙述或转录,下面只想扼要提示两点,略为通阅《孙子》全书提供简单的导引。由“导引”而及其他,则可以简驭繁。

(一) 建立唯物论战争观,强调主观能动性。

商代以来,奴隶主的天命论长期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凡战争,要进行占卜,以“预知”战争的胜负。春秋末年,随着奴隶主政治的动摇,在哲学思想上天命与反天命、有神论的唯心主义与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对立与斗争已相当激烈,《孙子》反映的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孙子》对“天”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计篇》)“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主张“禁祥去疑”(《九地篇》),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篇》)。

《孙子》意识到战争有赖于经济力量,提出要“因粮于敌”,“胜敌而益强”;相应地强调了“兵之情主速”(《九地篇》)的时间因素的利用。

《孙子》重视调查研究以掌握战争主动权,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谋攻篇》)和“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地形篇》)的卓越论断,坚信“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军争篇》)。“胜可为也”(《虚实篇》),可以说是驾驭客观条件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最扼要的概括。

(二) 用辩证法宇宙观考察应用战争规律。

《孙子》估计战争胜负因素,列举了“五事”、“七计”;谈论将帅,提出“五危”、“六败”;分析敌况,从敌我、主客、众寡、强弱、奇正、虚实、攻守、进退、动静、勇怯、治乱、久速等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对立范畴出发,全面观察,周密对待。

《孙子》重视战争转化运动:“避实而击虚”,使敌人的主动地位转化为被动地位;“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使敌人的“佚、饱、安”向其对立面“劳、饥、动”转化。“因敌而制胜”,要在着眼于变化不定的敌我双方情况,随机对付敌情,灵活变换战法。

而种种战争规律的运用,仍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前提。

由此观之,《孙子》军事思想的哲学基础,显然是朴素的唯物论和原始的辩证法。

《孙子》的科学价值,不仅表现在它的思想理论体系上,还表现在它对客观的指导上。仅就《作战》《谋攻》两篇战略思想而言,它包含了对总体战争、实力计算和政治威慑作用的深刻阐明,就都有指导实践的效用。《谋攻篇》中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重要的军事观点,从理论到实践,影响都极其深远。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75页)。此外,在《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480页)和《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301页)里也曾引过“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仅这句话的认识作用和指导实践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经营管理,借鉴《孙子》的思想、原则和方法,